

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一件大事

# 『法帖之祖』最善本归藏上海幕后

■本报记者 李婷

收录先秦至隋唐名人书法墨迹的《淳化阁帖》被誉为“法帖之祖”，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以“书圣”王羲之为例，其真迹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钩摹古本也稀若拱璧。所幸的是，《淳化阁帖》让人们得以领略“书圣”字迹的神韵，而当前最善本就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一件大事，幕后有什么故事？这套善本碑帖的境外发现人马成名，日前回到故乡上海，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娓娓道来《淳化阁帖》最善本纽约拍卖及归藏上海始末。

## 启功慨叹“不见真本不瞑目”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下令将皇室秘阁中所藏的历代法书整理、汇集、临摹、拓印成册，称作《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全帖10卷，计入103人法书，420帖，涵盖篆、隶、楷、行、草多种字体。这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它的刻印被看做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留存古人书法墨迹的运动，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

最初，《淳化阁帖》刻于枣木板上，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原版焚毁殆尽。此后，依据祖刻拓本的翻刻层出不穷。然而，枣木原刻希如星凤，绝少难求，所知存世仅第四、六、七、八卷四册而已，且一度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文博界对《淳化阁帖》的下落十分关注，但始终未见其现身，令启功先生慨叹“不见真本不瞑目”。

《淳化阁帖》最善本，是马成名在境外首次发现的。1992年，在佳士得拍卖公司工作的他接触到香港著名藏家李启严群玉斋的收藏，从中发现一件北宋拓《淳化阁帖》第四卷。“我第一眼见到时即已确认宋拓本无疑，但《淳化阁帖》在宋朝时即有很多翻刻本，而且此册属于何种刻本，一时难以确定。”苦于在海外，能供他参考的资料少之又少。经多方搜索，他在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找到刘潜夫辨《淳化阁帖》真假之说。“校阅此阁帖第四卷与刘潜夫所说《淳化阁帖》真本之三要素一点不差，完全符合。在文字资料上已找到依据，只是实物上相比较尚有欠缺。”马成名记得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朵云轩工作时，曾发现过《淳化阁帖》第九卷。

1993年，马成名回上海时，特地前往上海图书馆观看该第九卷。“相比之下觉得该卷无论刻工、纸质、墨色均不及此第四卷。同时又托人在上海古籍书店购买20世纪40年代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影印之临川李氏所藏《淳化阁帖》六、七、八三卷。回来与此第四卷相校，非但刻工、拓法、气韵完全相同，而且贾似道收藏印鉴所钤部位亦完全相同。且有宋印‘艺文之印’半印所钤部位亦相同。”至此，他确认此《淳化阁帖》第四卷不但是祖本，而且在南宋贾似道收藏时原为一套。

1994年6月，此《淳化阁帖》第四卷进入佳士得春季拍卖，最终为美国收藏家安思远购得。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马成名又觅得朝思暮想的《淳化阁帖》临川李氏所藏三卷。1995年9月，此《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三册，进入佳士得秋季拍卖，又被安思远购得。2003年，上海博物馆经过多年的酝酿、交流，成功将此四册《淳化阁帖》最善本购回收藏，实现了几代人的文化夙愿。国宝归来不久，上博即推出《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摩，最多时一天接待1万余人次，掀起了一波帖学研究、“二王”探索和中国书法学习热潮。

## “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完璧

今年84岁的马成名是一位由上海走向国际的知名鉴定家、拍卖人、学者。他生于1940年，1961年由上海出版学校毕业入朵云轩学习并从事书画、碑帖鉴定工作。1987年入职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中国书画部门直至2009年退休。他从世界各地私家收藏发现了30多件唐宋名迹、碑帖，其中不少回流中国。“文物有灵，对马成名有着勾魂的灵验，情为物牵，直到搞清楚为止。”《文汇报》老报人郑重曾如是评价马成名对善本碑帖的痴迷。

事实上，上海图书馆现藏的《淳化阁帖》“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也与马成名密切相关。那是1963年，马成名刚到朵云轩工作两年，在仓库整理碑帖拓本时，在鉴定大家王壮弘的指导下，发现了一册宋拓《淳化阁帖》第九卷。青年马成名随即将其送往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及潘景郑、翁同龢等见了以后如获至宝，当即定为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2001年，马成名又为上海图书馆带去了他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新发现的《淳化阁帖》照片，一共九册(卷一至卷八、卷十)。经鉴定，这九册与上海图书馆藏第九卷同属一套，后经严肃鉴定，为“南宋绍兴国子监刻本”，残本至此成为足本。这次“完璧”的新发现，是中国帖学的一大幸事。

作为马成名向上海同行的一次汇报，“阅帖拓新——马成名师友书法展”同步在上海图书馆揭幕。本次展出的146件展品中，其经手发掘的曾巩唯一存世墨迹《局事帖》、唐摹本王羲之《妹至帖》等复制件，为首次集中展示。

## 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上海三场演出反响热烈

# 在上海，遇见来自敦煌的文化召唤

■本报记者 王彦

“走，去敦煌！”社交平台，年轻网友在演出相关分享里热烈号召。

刚过去的周末，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创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在上海完成了三场演出。该剧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编剧、导演，张艺兴主演，作品从敦煌学与“莫高精神”中汲取艺术灵感和创新能量，将1935年常书鸿心系敦煌从巴黎归国的往事，与2035年敦煌数字研究中心实习生张燃追寻理想的“近未来”相连，诉说岁月漫长、青春当燃。

连续三晚，以数字多媒体营造“敦煌空间”，用多元风格的歌舞诉深情，这场百年追寻、千年回响将人们引入一个与我们所有人相关的敦煌。当音乐话剧的形式与敦煌在数字时代的焕新达成内在气质的高度契合，一次又一次，中华文脉在青春的律动中拥抱观众。

人们常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敦煌。在上海，以《受到召唤·敦煌》之名，“去敦煌”的心愿掀起新的青春接力——为理想，去奔赴、去创造、去担当。

## 文脉

链接敦煌千年光华、古老文脉，《受到召唤·敦煌》的故事却是始于颇具未来感的一幕：2035年，敦煌数字研究中心，一尊尊古老的雕像静伫舞台，年轻的研究员们携智能装备穿梭其间，为文物“体检”，更新采集数据。张燃正暗自困扰于他的爱情，编号206的怒目金刚开口说话，在他指引下，张燃走进常书鸿的时空，舞台展开雄奇的敦煌往事……

这是一次飞扬想象力的视觉创造。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与北京电影学院的多媒体艺术家们创新应用二维动画、3D特效、AI技术、即时拍摄、动画真人融合等多媒体构建平行时空。其间，在巍巍大漠，盛世隋唐到大唐乾元，驼铃声声回响的历史厚重有之；净土梵音、伎乐飞天，从敦煌壁画上的翩翩造像、法相庄严到敦煌藻井图案的华美繁复有之；“山聚鸣沙，泉映月光。天苍路远，梦魂关山”的大漠空灵亦有之。而到了1935年常书鸿徜徉巴黎街头的场景，杜尚、毕加索、波伏娃、加缪等艺术巨匠的影像连同城市地标渐次出现，尽显浪漫之都的艺术气息。

这也是一次融汇了古典与现代配乐的音画交响。定位音乐话剧，配乐在剧中举足轻重。金培达领衔创作，16首原创音乐勾勒出张燃对常书鸿、对敦煌由浅至深的认知，描摹着敦煌与巴黎两地各美其美的艺术风貌。创作者们从弦歌不辍的文明里提取要素，《送元二使安西》一曲便是从《渭城曲》古曲改编而来；将敦煌特有的丝路神韵融入现代潮流，恢弘大气的国风平添时代感；及至巴黎的篇章，又调用爵士、圆舞曲等元素装点其间。

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的平行时空里，张燃穿梭往来，对话前辈，在敦煌文明的璀璨大美与个人情感的小爱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了悟圆满之意。

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田沁鑫说，以新时代的视角呈现敦煌文化，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受到召唤·敦煌》希望交出的答卷。

## 青春

剧中的张燃向206号金剛道困惑：99%的热爱和1%的坚守，对人生意味着什



《受到召唤·敦煌》的故事始于颇具未来感的一幕：2035年，敦煌数字研究院实习生张燃在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找寻心之向往，找寻择一事终一生的勇气。(演出方供图)

么？常书鸿以时间书写答案：敦煌苦，但“一定要战斗到最后”“愿为敦煌燃此生”。音乐话剧里反复出现的咏叹，唱出人生选择背后的青春之志。

常书鸿在塞纳河畔与《敦煌石窟图录》相遇时，刚过30岁；“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初到敦煌时只有24岁。无数文博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在青春年华对敦煌一眼万年，从此交付“择一事，终一生”的赤子热血。是他们，为敦煌石窟明珠拂尘，让敦煌文化重现华彩，也让敦煌研究院日渐走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

事实上，《受到召唤·敦煌》的创作灵感既源于敦煌热土的真实往事，也与创作团队的亲身经历相关。今年5月剧组赴敦煌采风，这是田沁鑫第一次去敦煌。此前，她对于敦煌的印象完全来自于从事美术的妈妈画的工笔画，“妈妈很喜欢敦煌，所以去了之后我也给妈妈打了视频电话，让她看看现在的敦煌是什么样。当年我的母亲在敦煌也曾经看入了神，感觉藻井都动了起来，那种感觉异常玄妙”——这是音乐话剧的起点。

田沁鑫说，团队想以新的创作视角，让一代人的青春热血、青春选择去感染新一代的青春担当。巧合的是，剧组的多媒体设计胡天骥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画系，一直有着敦煌情结。过去与当下，时代不同，人生际遇不同，但相似的有关理想的人生困惑、相同的选择和心灵共鸣，启发了创作团队。“我们于是把故事放在‘过去’和‘未来’两代人身上。”

面对敦煌恶劣的自然环境、遗产保护的困难重重、来自家人的争执不解，常书鸿也曾彷徨。是莫高窟第254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使他顿悟、许下宏愿，最终让敦煌在历史劫波后仍然得以传承；使得敦煌不仅仅是文化的图腾，也成为中华民族

在风沙荒芜中传承的精神脊梁。音乐话剧将“觉悟之门”具象化，故事里的常书鸿与张燃都通过自身不断探索，最终找到属于内心的答案，在历史与个人、大爱与小我的碰撞中找到“我们是谁”。

此次上海场首演于12月13日，那是个沉痛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日子。谢幕时，主演张艺兴说：“今天是国家公祭日，向每一位守护中华文明的英雄致敬。”当年，正是常书鸿那样的有志之士以身许国、终身奉献，为保护中华文脉燃尽此生。音乐话剧选在这天演出，意在通过展现常书鸿先生的事迹，彰显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坚守与传承的力量。场内，如潮的掌声映衬创作者与观众心意相通。

## 召唤

“召唤”是全剧的题眼。田沁鑫说，不仅是敦煌的召唤，还是精神和使命的召唤。现实中，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代代莫高窟人，把文物保护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缔结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而今，越来越多人受到感召，加入用青春、激情和创造力去接续守护敦煌、传播敦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来。

上海场演出，《飞天》惊喜返场。这是一支由张艺兴自己编排的国风唱跳作品，早在2021年便推出MV。舞蹈从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形象汲取灵感，融合国风与街舞，兼收力与美。而《飞天》歌词所颂，也是对理想与信仰的追求。演员个人的创作出现在《受到召唤·敦煌》的舞台，与其说是上海场演出的“彩蛋”，毋宁看成，这是青年演员对国风国潮一以贯之的探索与音乐话剧的创作初衷天然契合。

在田沁鑫看来，“一切都是受召唤而

来”，比如选用张艺兴担纲主演。“他进剧院时给我看了两个视频，一个是他扮演的项羽，另一个就是《飞天》，正好我们想做敦煌题材作品，缘分让我们达成了合作。”巧的是，此前北京演出，当《受到召唤·敦煌》确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首演，“我们才发现，常书鸿先生的后人原来也参与了‘冰丝带’的设计”。

从第一位开窟人到后继无数开凿者，从千年众生创造的中国奇迹到流传世界的东方之美，从曾经的敦煌守护者到剧中所呈现未来的“敦煌小工匠”——始于舞台的戏剧场域正在更辽阔的现实世界召唤共鸣；古老的敦煌永远年轻。因为守护敦煌的，成就传奇的，可以是每一个在青春年华立志宏愿的普通人。

而对田沁鑫，这位国话的掌门人来说，她也在召唤中有着更深层的期待。“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歌大国，如何让这种叮当作响的像珠落玉盘一般带有韵律的诗歌性语言，为更多的人看到、听到，通过看字幕，感受到这个古老大国的文化精神，更通过语言传播出去，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她觉得，中国国家话剧院理应承担这样的文化责任，“希望在文艺出海时，我们能有机会去传播语言的艺术”。对于《受到召唤·敦煌》，田沁鑫希望能让更多范围、更多人群看到敦煌文化的活态传承，剧场版、国际版、线上片段等都可能列入计划之列，“中华文明传播，离不开文艺出海”。

音乐话剧的尾声，206号金剛与他经数字化转生的“李生兄弟”207号——另一尊被劫掠至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金剛相拥。数字技术助力敦煌文化“走出去”，敦煌文物“回家来”。

文明如集流成海，沉静间有着最深沉的力量。

# 以新姿态书写当代城市生活

## ——关于滕肖澜长篇新作《平衡》的对话

对话嘉宾 滕肖澜(作家) 王雪瑛(本报记者)

## 对谈录

“平衡表就是人生，画一份平衡表的全过程，便是一番运筹帷幄，阅尽世情百态。”这是滕肖澜的最新长篇小说《平衡》中的主人公葛向阳的内心感慨。他是机场地勤业务的平衡高手，却是日常生活的平衡低能，小说的情节展开追逐着人物的种种选择，生活的柴米油盐、职场的左右冲突，情感的百转千回……《平衡》与滕肖澜以往的小说反差鲜明，是以梦境和现实相互切换的叙事方式直面当代的城市生活，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探讨当代人关心的人生课题。通过嘉宾之间的对话，让读者了解滕肖澜为什么跳出以往的写作舒适圈，遭遇了怎样的挑战与惊喜，如何用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写好当代城市的日常故事，与读者一起探讨当下生活的不确定性中人生的多种可能性。

## 职业平衡高手如何平衡他的人生

问：成为专业作家前，您曾在浦东国际机场做“配载平衡”的地勤工作。十年前，您出版了以机场地勤工作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乘风》。是什么让您创作新长篇《平衡》“再回首”以往的生活？创作这部小说是驾轻就熟吗？为什么用“平衡”来命名这部新作？

答：《平衡》不是写机场的第一部小说。《乘风》在呈现机场地勤专业方面比《平衡》全面一些，更接近于职

场小说。《平衡》更多的是写主人公葛向阳的日常生活，职场占比并不多。通过“平衡”这一职业，映射出他人生的“不平衡”，有点反讽意味。葛向阳是个天才的平衡员，专业上驾轻就熟，生活中却是左右为难。我之前在机场从事的就是“载重平衡”，不像《乘风》里涉及到许多地勤岗位，多少隔了一层，所以《平衡》里的“平衡”业务对我来说，更加对口，写起来也比较顺手。我对整篇小说采取了梦境与现实不断跳跃的形式，与以往的风格差别很大，相对挑战也比较大。

问：葛向阳有坚守理想的顽强，也有现实困境中的退缩，工作平衡与生活难以平衡两者构成的“反差萌”让他很有亲和力，他的自黑与自嘲式的自我解构，让处于快节奏生活中的当代读者会心微笑，探讨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是当代人关心的生活课题，所以他成了这部沪上都市轻喜剧中的主角，人世间“凡人歌”的主唱？

答：葛向阳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典型性。一个忠厚、善良，又有点

狡黠的小人物。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主观上没有攻击性。爱工作，也顾家，有一定的责任感。但他缺少一种从容的气质。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他与朋友龙荣相比，后者甚至都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但就是讨喜。葛向阳这么形容他——“龙荣就是这样。他总不动声色地，让人的情绪平静下来。说的也是大实话，不矫情，贴心贴肺……”他的笨拙、不自信，甚至是别扭，呈现出来又是另一种趣致，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人的复杂性便在于此，也是真实的。某种角度看，生活可能就是由无数个不讨喜的葛向阳所构成。

问：当代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发展与变化，科技发展万物互联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时代与当下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也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十多年来，您先后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无论是氤氲着上海百姓生活烟火气的《心居》，还是聚焦金融业职场人生的《城中之城》，都不是完美逆袭的爽感模式，而是从人在时代处境中的真实追求与困

境入手，呈现城市在发展转型中的世态人情，请结合创作实践，说说对“时代性”与“人民性”的理解。

答：我的小说背景基本都是当下社会，希望能够尽可能真实、贴切地描摹出当下百姓的生存状态。题材风格或许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写人。写时代背景下的人的困顿、迷惘，也写人的不屈和希望。

## 梦境与现实的切换打开人物内心

问：《平衡》的叙事方式很有创意，不仅仅是梦境与现实的相互切换，还出现了梦中梦的叙事方式。一是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充满着新鲜质感的生活细节；二是小说的情节不仅发生在生活的现实层面，还有人物的内心层面，这是一部“内心戏”特别丰富的小说，您是如何找到这种打开人物内心的方式？对小说叙事的新探索，突破自己熟悉的创作手法，跳出以往的写作舒适圈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答：之所以采取这种梦境与现实相互切换的叙事方式，主要也是从主人公葛向阳的人物塑造出发。他本质上是个善良的凡人，他身上既有喜悦，也有悲剧性。梦里梦外的形式，能更准确地捕捉他细枝末梢的心态，包括现实想法与潜意识。同样是写百姓生活，相比之前的《心居》《美丽的日子》，这次的叙事风格会跳脱一些。用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写一个日常的故事。这是我在《平衡》动笔前，就基本定下的风格。坦白说，《平衡》写得很难，不同于之前《城中之城》写陌生领域，心中没底的那种“艰难”，而更偏向于写作技巧本身。一会儿对新写法跃跃欲试，一会儿又心怀忐忑。“到底能不能这么写，会不会梦了场？”心里很矛盾。故事在现实与梦境中蜿蜒前进，两者随意切换，相互缠绕。必须承认，《平衡》带给我的这种写作层面上的不可捉摸，是之前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曾有过的。但这个写作过程并不是相当痛苦，我反而觉得很愉快。“挑战”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跳脱了我的舒适圈，让我不得

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步步为营，瞻前顾后。我期待这次不一样的风格，能写出不一样的日常生活的感觉。也做好“未必如愿”的准备。《平衡》的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次新的出发，暂时抛开以往的写作经验和惯性思路，纯粹以新写手的姿态，去探索一种相对陌生、不太有把握的写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梳理过去，或许可以找到未来写作思路和技巧的不同可能性，我很乐于去尝试。

问：人生如平衡表，每一步彼此牵制互为因果。小说中大量与平衡有关的细节，直面百姓“执笔”日常生活过程中的起伏与颠簸，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同感吗？有位80后女作家坦言，要做好生活与写作的平衡很不容易，您是如何平衡好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

答：《平衡》动笔之前，我写了一段大纲。第一句话便是“人生永远在寻求某种平衡。平衡的前提是——‘不平衡’”。我至今依然怀念十多年前在机场画平衡表的情景，那种不断摸索、左右权衡的状态。“配置第一块板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最后一块。不能顾头不顾脚。每块板之间都有联系。彼此牵制互为因果。”像极了人生。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份感觉，如何平衡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我个人觉得这不是问题。生活和写作，我分得很开。我通常是白天写作，所以写作几乎不占用陪家人的时间。写作于我而言是件很快的事，即便偶尔思路受阻，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